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罕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四十

第二集三十六

新會梁啟超

李鴻章（一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

序例

一此書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知其爲人。

一中國舊文體。凡記載一人事跡者。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於篇末耳。然夾敘夾論。其例實創自太史公。史記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皆是也。後人短於史識。不敢學之耳。著者不敏。竊附斯義。一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故爲李鴻章作傳。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筆力行之。著者於時局稍有所見。不敢隱諱。意不在古人。在來者也。恨時日太促。行篋中無一書可供考證。其中記述謬誤之處。知所不免。補而正之。願以異日。

一平吳之役。載湘軍事蹟頗多。似涉支蔓。但淮軍與湘軍。其關係極繁雜。不如此不足以見當時之形勢。讀者諒之。

一中東和約。中俄密約。義和團和約。皆載其全文。因李鴻章事蹟之原因結果。與此等公文關係者甚多。故不辭拖沓。盡錄入之。

一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爲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爲之作冤詞也。顧書中多爲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禍梨棗也。英名相格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書。自信不至爲格林威爾所呵。合肥有知。必當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記

第一章 緒論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非常人。不得其一。

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爲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爲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鑑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以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爲非常之奸雄。與爲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比斯麥。叩之曰。爲大臣者。欲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羣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爲。李鴻章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比斯麥良久曰。苟爲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

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云。

此語據西報譯出。尋常華文所登。於星報日記者。因有所忌諱。不敢

譯錄

也。嗚呼。吾觀於此。而知李鴻章胸中塊壘。牢騷鬱抑。有非旁觀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責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爲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國人而論乙國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無待言。然要之李鴻章爲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爲『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不寧惟是。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論世。世固不易。論人亦豈易知耶。

今中國俗論家。往往以平髮平捻爲李鴻章功。以數次和議爲李鴻章罪。吾以爲此

功罪兩失其當者也。昔比斯麥又嘗語李曰：『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夫平髮平捻者是兄，與弟鬩牆而鹽弟之腦也，此而可功，則爲兄弟者其懼矣。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爲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論李鴻章爲功罪於中國者，正別有在。

李鴻章今死矣。外國論者皆以李爲中國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夫李鴻章果足稱爲中國第一人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則吾所能斷言也。李之死於中國全局有關係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俚警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斷言也。抑吾冀夫外國人之所論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則以吾中國之大而惟一李鴻章是賴，中國其尙有瘳耶？西哲有恆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雖

然是爲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無時勢。故讀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鴻章。其人之英雄者。車載斗量焉。若夫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國歷史所以陳陳相因。而終不能放一異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書而感不絕於余心矣。

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撫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殆謂是矣。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爲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於歐洲而生於中國。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數十年前。先彼而生。並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

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爲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遭遇。又並其所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後有襲李而起者乎。其時勢旣已一變。則其所以爲英雄者亦自一變。其勿復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鴻章之位置

中國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本期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欲評騭李鴻章之人物。則於李鴻章所居之國。與其所生之時代。有不可不熟察者兩事。

一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

二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

論者動曰李鴻章近世中國之權臣也。吾未知論者所謂權臣。其界說若何。雖然。若

以李鴻章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美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則其權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古代中國權臣專擅威福挾持人主天下側目危及社稷而鴻章乃匪躬蹇蹇無所覬覦斯亦可謂純臣也矣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近代各國權臣風行雷厲改革庶政操縱如意不避怨嫌而鴻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無所成就斯亦可謂庸臣也矣雖然李鴻章之所處固有與彼等絕異者試與讀者然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論之

中國爲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溯夫春秋戰國之間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齊之陳田爲千古權臣之巨魁其時純然貴族政體大臣之於國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強傷幹勢所必然矣洎夫兩漢天下爲一中央集權之政體既漸發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禍特甚霍鄧竇梁之屬接踵而起炙手可熱王氏因之以移漢祚是猶帶貴族政治之餘波焉苟非有閥閱者則不敢覬覦大權范曄後漢書論張奐皇甫規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命可移而猶

鞠躬狼狽。無有悔心。以是歸功儒術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貴族柄權之風未衰。故非貴族者。不敢有異志也。斯爲權臣之第一種類。及董卓以後。豪傑蠭起。曹操乘之以竊大位。以武功而爲權臣者。自操始。此後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軌。斯爲權臣之第二種類。又如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皆起於布衣。無所憑藉。而以才學結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舉國聽命。權傾一時。庶幾有近世立憲國大臣之位置焉。此爲權臣之第三種類。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侂胄。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筭。無足比數。此爲權臣之第四種類。以上四者。中國數千年所稱權臣。略盡於是矣。

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畫。孔子鑒周末貴族之極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於權門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漢興。叔孫通。公孫弘之徒。緣飾儒術。以立主威。漢

武帝表六藝黜百家專弘此術以化天下天澤之辨益嚴而世始知以權臣爲詬病爾後二千年來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圍範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鴻章皆受其賜者也又歷代君主鑒興亡之由講補救之術其法日密一日故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漢光武宋藝祖之待功臣優之厚秩解其兵柄漢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撫其疑似夷其家族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雖復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受吏無異匹夫故居要津者無所幾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勸勉豈必其性善於古人哉亦勢使然也以此兩因故桀黠者有所顧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愛之徒常有深淵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羣議逆上旨以當其衝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

由來漸矣。

逮於本朝。又有特別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東北一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而馭數萬萬之生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勢使然也。自滇閩粵三藩以降。將開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後威權始統於一。故二百年來。惟滿員有權臣。而漢員無權臣。若鰲拜。若和珅。若肅順。端華之徒。差足與前代權門比跡者。皆滿人也。計歷次軍興。除定鼎之始。不俟論外。若平三藩。平準噶爾。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愛烏罕。平西藏。廓爾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蓮。教天理教。平喀什噶爾。出師十數。皆用旗營。以親王貝勒。或滿大臣督軍。若夫平時。內而樞府。外而封疆。漢人備員而已。於政事無有所問。如順治康熙間之洪承疇。雍正乾隆間之張廷玉。雖位尊望重。然實一弄臣耳。自餘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將帥間有一二則漢軍旗人也及洪楊之發難也。賽尙阿。琦善。皆以大學士爲欽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遠征。遷延失機。令敵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漢人之機。乃發於是矣。故金田一役。實滿漢權力消長之最初關頭也。

及曾胡諸公起於湘鄂。爲平江南之中堅。然猶命官文以大學士領欽差大臣。當時朝廷雖不得不倚重漢人。然豈能遽推心於漢人哉。曾胡以全力交驩官文。每有軍議奏事。必推爲首署。遇事歸功。報捷之疏。待官乃發。其撝謙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憐矣。試一讀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後。戰戰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學養深到。猶且如是。況李鴻章之自信力。猶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鴻章之地位。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勢使然也。

且論李鴻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國之官制。李鴻章歷任之官。則大學士也。北洋大臣也。總理衙門大臣也。商務大臣也。江蘇巡撫。湖廣兩江兩廣直隸總督也。自表面上觀之。亦可謂位極人臣矣。雖然。本朝自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治以後督撫之權雖日威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國政治上之功罪。軍機大臣當負其責任之大半。雖李鴻章之爲督撫。與尋常之督撫不同。至若舉近四十年來之失政。皆歸於李之一人。則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試舉同治中興以來軍機大臣之有實力者如下。

第一 文祥沈桂芬時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鴻藻翁同和時代 同治末年及光緒初年

第三 孫毓汶徐用儀時代 光緒十年至光緒廿一年

第四 李鴻藻翁同和時代 光緒廿一年至光緒廿四年

第五 剛毅榮祿時代 光緒廿四年至今

案觀此表。亦可見滿漢權力消長之一斑。自髮捻以前。漢人無真執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實爲漢人掌政權之嚆矢。其後李文正翁師傅孫徐兩尙書繼之。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要之同治以後。不特封疆大吏漢人居其強半。卽樞府之地。實力亦驟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後。形勢又一變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長。以不關此書本旨。不具論。

由此觀之。則李鴻章數十年來共事之人可知矣。雖其人賢否才不才。未便細論。然要之皆非與李鴻章同心同力同見識同主義者也。李鴻章所訴於比斯麥之言。其謂是耶。其謂是耶。而況乎軍機大臣之所仰承風旨者。又別有在也。此吾之所以爲。

李鴻章悲也。抑吾之此論，非有意袒李鴻章而爲之解脫也。即使李鴻章果有實權，盡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決無以遠過於今日。何也？以鴻章固無學識之人也。且使李鴻章而真爲豪傑，則憑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繼長增高，廣植勢力，以期實行其政策於天下？彼格蘭斯頓比斯麥亦豈無阻力之當其前者哉？是固不得爲李鴻章作辨護人也。雖然，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此吾於李鴻章之地位所以不得斷斷置辯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請於末簡縱論之。

第三章 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

李鴻章之家世 歐力東漸之勢 中國內亂之發生 李鴻章與曾國藩之關係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父名進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兩廣總督，鶴章昭慶，皆從軍有功。鴻章其仲也。生於道光三年癸未（西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學於尋常塾師，治帖括業。年二十五成進士，入翰

林實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鴻章之初生也。值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已息。絕世英雄拿破侖。竄死於絕域之孤島。西歐大陸之波瀾。既已平復。列國不復自相侵掠。而惟務養精蓄銳。以肆志於東方。於是數千年一統垂裳之中國。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約。與俄人違言於北。鴉片戰役。與英人肇衅於南。當世界多事之秋。正舉國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發明汽機之理。艤艫輪艦。衝濤跋浪。萬里縮地。天涯比鄰。蘇彝士河。開鑿功成。東西相距驟近。西力東漸。奔騰澎湃。如狂飈。如怒潮。齧岸碎崖。黯日蝕月。遏之無可遏。抗之無可抗。蓋自李鴻章有生以來。實爲中國與世界始有關係之時代。亦爲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

翻觀國內之情實。則自乾隆以後。盛極而衰。民力彫敝。官吏驕橫。海內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貴州紅苗之變。嘉慶元年。白蓮教起。蔓延及於五省。前後九年。（嘉慶九年）耗軍費二萬萬兩。乃僅平之。同時海寇蔡牽等。窟穴安南。侵擾兩廣。

閩浙諸地。大遭蹂躪。至嘉慶十五年。僅獲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擾

山東直隸陝西亦有箱賊之警。道光間又有回部張格爾之亂。邊境騷動。官軍大舉征伐。亘七年。僅乃底定。蓋當嘉道之間。國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動。已甚。而舉朝醉生夢死之徒。猶復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熱。無所告訴。有識者固稍憂之矣。

抑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已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如是。至道咸末葉。而所謂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爲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只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視爲故常。敗則爲寇。成則爲王。漢高明太。皆起無賴。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惟強是崇。他靡所云。以此習俗。以此人心。故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有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戶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御下有術。以小恩小惠。徼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卽復承起。故數千年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爲諱者也。本朝旣龍興關外。入主中華。以我